

得与失的权衡、取与舍的对比、
爱与欲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搏斗、
自由与道德束缚的平衡

一本采用白描的手法，摹写人物内心感受的巨作

王三龙◎著

THE BLACK LOVES

黑恋

大众文艺出版社

黑 恋

王三龙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恋/王三龙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7. 1

ISBN 7-80171-920-4

I. 黑...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3280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北京京北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20×1020 毫米 1/16 印张 20 字数 280 千字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80171-920-4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第一章

- 1 -

白川只要一闭上眼睛，眼前便是一片白色，那无边的白色像河流一般涌动，如花朵一样灿烂。他从小就对白色情有独钟。他出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那时正是农村实行人民公社的时候，父亲在学校教书，母亲在生产队里干活，两个哥哥也只有四岁和六岁，由奶奶带着。母亲每次下地干活的时候，裹着小脚的奶奶便将他放进一个原本盛麦子和玉米的大木框里，四周围上衣物，身下铺一层塑料纸，将他一个人留在屋里。白川从一生下来直到后来能翻身爬起来吆鸡的那段日子，都是在这个一平米左右的木框里度过的。奶奶带着两个哥哥离开后，他便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头顶天棚上糊着的那张大白纸上。那张白纸是在他出生后不久糊上去的。白川的母亲分娩的前夕，炕头的饭菜和零食从未间断，馋得顶棚上的老鼠们上蹿下跳。白川出生在一个炎热的夏天，白川的父亲去参加县教育局举办的假期教师培训班。那天夜里，白川的母亲感觉肚子疼痛，便让白川的大哥去叫奶奶，奶奶再去叫村里的接生婆，接生婆赶到的时候，白川的母亲感觉胎儿的手脚已经伸出体外了，接生婆一边扣衣服扣子，一边手忙脚乱地吩咐奶奶给她打下手，可是，无论她如何卖力，孩子就是出不来。所有的人都急得满头大汗。后来，接生婆不得不吩咐人准备床板，把白川的母亲往卫生院抬。而白川的母亲却拼命摇头，两个儿子吓得又哭又叫。屋里很快又点起了几盏煤油灯，左邻右舍奔走相告，不多时，半个村子的人都惊动了，煤油灯又增加了不少，房间里亮如白昼，连顶棚上的老鼠们也急得抓耳挠腮。突然，一只老鼠从顶棚跌落下来，不偏不倚，正掉在白川母亲的肚皮上，白川的母亲吓得大叫一声，将白川生了下来。

关于老鼠将白川催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话题，时常还出现在白川家乡白蹄乌人的茶余饭后。白川猜测大家常把它挂在嘴边的一个主要原因

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他是走出这个小山村的为数不多的一个人物。老鼠是否帮助他呱呱坠地，他自然不得而知，但被老鼠弄破的顶棚后来糊上的那张大白纸，却令他终生难忘。懂事以后，白川时常听到奶奶讲述自己家族姓氏的传说：许多年以前，一个皇帝佬儿带兵打仗路过他们家乡的那座山脉，胯下骑着一匹伴他南征北战的骏马白蹄乌。他人困马乏，饮马山下，但见山峦叠嶂，气势宏伟，皇帝佬叹为观止，灵机一动，便将此处选定为自己日后的墓地。后人将他当年驻足饮马的地方称为白蹄乌村，而散居在山下的白川的祖宗们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改姓白了，这个典故的真实程度无人考证，但白川后来在史书上确实知道了这个皇帝佬是唐王李世民。他的六骏之一确实有一匹骏马叫白蹄乌。白川时常纳闷，难道自己的祖先跟一匹马姓不成。

近来，白川只要一闭上眼睛或确切说一入睡梦，就会发现在一片白色里自己正被一个女人追赶。奇怪的是他总是无法看清楚在梦里追赶他的那个女人的面目，到底是康英、南妮、达琳还是其他女人。睁开眼睛后，他总是把梦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对不上号。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难道真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他仔细回味，除了追赶也没什么惊险的场面，充其量是自己神经过敏或是一种思想负担。他多半时间是半睡半醒，睡着的时候便是进入梦幻世界的时候，有许多欲望令他焦虑不安。清醒的时候，他如释重负，知道自己究竟在干什么。

此刻，他知道自己是在睡在家里，睡在妻子康英身边。康英昨晚是什么时候休息的，他已记不起来了。他睡下的时候，她还在洗他和儿子一同的衣服，开始还能听见洗衣机滚筒转动的声音，看见她穿着睡衣戴着眼镜在客厅和卧室之间忙来忙去的身影，再后来，他便睡着了。

白川翻了个身，抱住正熟睡的妻子，顷刻间感觉到她那温热的体肤。妻子的肌肤仍然光滑细腻，但却有了明显的松弛感，两个硕大的乳房也不再丰满坚挺。

白川抚摩着妻子的乳房，颇有些感慨。曾几何时，城市给他的初始印象就是一对乳房和无数对乳房的关系。

10年前一个炎热的夏天，白川怀揣学生分配通知书到一家国有企业报到。

说来也怪，他不知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只要感情一冲动，就会鼻子发痒，打一个喷嚏。他的这个反应最早出现在上初中一年级的時候。

初级中学在几公里以外的乡上，排座位时，和他排在一起的那个女生一看就不是一个乡下孩子，衣着讲究，身材纤细，脖颈白皙，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她的头发，既不是独辫，也不是羊角辫，而是像男孩子一样的短发（后来他才知道她确实是从南方某个城市转学来的），他们刚在座位上坐下，她便向他作自我介绍，说她叫达琳，到达的达，琳琅满目的琳。他却一句话说不出来，憋了半天，憋得面红耳赤，一张口却打了一个唾沫星子乱溅的喷嚏。他喜欢看她伏案书写的模样，他喜欢听她说话的声音，他喜欢感受到她的存在和她身上散发出的气息。他们相处融洽，从未像其他同桌那样偶尔还会发生不愉快的事。有一次，老师在课堂上提问他，他一时答不上来，达琳在旁边写了一张纸条提醒他，结果被老师发现了。老师把她罚出教室，后来还把他俩的座位调开了，同学们也因此背后说他俩的坏话。最初他很讨厌同学们的无聊，可后来心里却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在不知不觉中，他发现自己喜欢上了她。他把她的肖像画满草稿本，涂上颜色，那些神态栩栩如生，光彩照人。为了不让别人发现他的秘密，他画完后又把她的肖像撕成碎片，烧成纸灰，等到第二天又画上它们，之后又焚烧它们。这种荒唐行径直到后来达琳转回南方。达琳离开的时候悄无声息，大概除了班主任老师谁也不知道她究竟为何转学的原因。白川常常在晚上，望着南方的天空发呆。他把她想象成织女，自己是牛郎，他们之间的银河是那座神秘的城市。所以城市在他的心目中首先是一个美女。

那一年他刚满20岁。

水泥街道纵横交错，水泥楼房一座连着一座，太阳在水泥丛林里时隐时现，晃得他头晕目眩。他感觉令他向往已久的城市却怎么看怎么像一个水泥做的牢房，困在里面的人正趴在黑乎乎的玻璃窗后面巴望着他救他们出来。他下了长途车，站在人流如潮的广场上，一个又一个女人从他的视野里穿过。他看不清她们的五官（或许因为他压根就没有勇气看，或许因为她们都戴着同样一张画着美女符号的面具），他被她们高耸的胸脯吸引住了：硕大的、娇小的、坚挺的、若隐若现的，它们躲在五颜六色的内衣下面，像一件件神秘的宝藏似的，等着他去探索和开发。他甚至产生一种赶紧把它们从衣服里解放出来的错觉。如果不是它们诱惑我，我是不会做这种事的。他一遍遍地替自己的想法开脱。可他的目光和身心始终逃不出女人乳房的包围圈，这些女人，这些美丽的女人，他对她们迷惑不解：女人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女人的皮肤、女人

的一切动作那么诱惑他呢？造物主是怎么将她们和她们的乳房造出来的呢？难道我是个好色之徒？我真可耻啊！他避开人群。可他越是逃避，那些乳房越是让他难堪。他走过一家服装店，服装店门口的塑料模特令他害臊，那模特的上衣被店主或顾客剥去，只着一条白色的短裙，一对以假乱真的乳房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后来，他不知怎么就闯进了一条娱乐街，街道两旁是一家又一家的美容美发厅和酒吧。几乎每家店门口都或站或坐着一个袒胸露背的性感女郎。她们向他微笑，他却不敢正视她们。再后来，他好不容易在街角找见了一家扯面馆，刚刚坐下，在桌边和面的老板娘又遮住了他的视线，老板娘有30来岁，肥胖的腰身却穿了一件紧身的上衣，她的手和胳膊上沾满面粉，面条扯得又细又长。她边扯边在案板上用力摔打，两个硕大的乳房上下颤动，像揣着两只活蹦乱跳的兔子。啊——嚏，他打了一个喷嚏，他没来得及捂嘴，面粉扑了自己一脸。

和妻子康英谈恋爱时，最先触动他的也是她的乳房。她是他们车间主任康效忠的女儿。那时候，白川刚进厂，分在零件车间实习，康效忠是个从部队转业回来的营职干部，有一个儿子正在上海的外婆家里上学。康英的母亲是随军家属，在厂阅览室上班。工厂第一批内招时，康英还正在上高中，康主任便动员她参加招工考试，他的想法是，往后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就是考上了大学，也不一定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况且女儿在身边也放心。虽然是内招，但进厂考试这一关却至关重要，完全取决于考试成绩。除了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外，还有一门时事政治。康英当时刚满18岁，康主任担心她时政过不了关，便让白川从厂里借几本《半月谈》和《时事报告》，到家里给女儿辅导，白川利用每天晚上的业余时间去康英家。康主任怕打扰他们便下楼去散步。康英的房间里亮着一盏高亮度的护眼台灯。她穿着一件白色的上衣，面色白皙，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镶着银边的眼镜。她后面的墙壁更是白得刺眼，白川感觉自己面对的是一团白色的迷雾。他努力想看清康英，但总是心慌意乱，力不从心。每次两人见面都没有一句多余话，他一本正经地讲，她更是一本正经地听。他第一次走进一个姑娘的闺房，坐在康英的身边总是按捺不住自己的心猿意马，老感觉自己的身子轻飘飘地向她靠近。他拼命地克制自己不要表现出局促不安，但脑门还是渗出了汗珠。康英以为他热，让他脱掉外套。他连连摇头，好像怕她发现了自己骨子里的想法似的。一次，她刚洗完澡，穿了一件浅色的衬衫，白川便

不时瞥一眼那隐约可见的胸罩，当她觉察到他注视的焦点后，脸一下红了，忙在外面又罩了一件外衣，一时间，两人都很尴尬。又一次，康主任在车间加班，他把家里钥匙交给白川，让他晚上按时去家里。康主任告诉他康英去参加同学聚会，可能要晚一点回来，如果他去早了，先在家里看电视，等她回来。那天晚上7点刚过，他便上她家去了，康英的母亲晚上在厂阅览室上班，也不在家。他在楼下果然看见她家的灯黑着，他断定她还没回来，便上楼径直打开门。进屋后，他才发现她屋里的台灯亮着，他猜大概是她母亲怕他进屋后找不到开关，有意将台灯亮着。老人的细心令他感动。他径直进了她的房间，怎么也没想到，她已经回来了，而且正在换衣服，她光着上身，一条内裤刚褪到膝部。她看见他后，又惊又羞又恼，连忙转身喊他出去。可这一切都已经晚了，她赤裸的身体不可磨灭地印在他的脑子里：白皙的胸脯，丰满的乳房，修长的双腿。啊——噍！白川站在门口打了个喷嚏。他跌跌撞撞地冲出房门，下楼梯时，一脚踩空，滚下楼梯，头撞在了栏杆上，回到宿舍才发现起了一个大包。之后一段时间，白川对康主任称自己给厂办帮忙写一份材料，便再也没有到康英家里去。后来招工考试时，康英竟考了全厂第一名，被分到刚刚筹建的厂幼儿园当了幼儿教师。

白川原来所在的长兴电器总厂是一家国有企业。白川是第一批分来的大学生，在车间实习时，被康主任分到了材料组。他的师傅竟是一位日本人，叫山科远宏。山科会讲几句汉语，经常将白川叫成白板，弄得他哭笑不得。在白川的印象里，日本人大都是又矮又矬，嘴上留着八字胡，而这个山科不仅又瘦又高，而且还长得白白静静，文文气气。几个月里，白川不仅跟山科学会了设备的维护与保养，还学会了一句日语——哇咯哒（明白吗）。每次山科对他叽里哇啦半天，惟有最后一句他能听明白。山科是为长兴电器总厂提供进口原材料的一家日本企业老板的儿子，大学毕业后，被他父亲安排在生产线技术岗位上锻炼。山科虽然是学电器专业的，但对中国文化却情有独钟。他经常在休息的间隙与白川探讨东方文化。虽然最初两个人在语言方面存在着障碍，但这并未减少他们用目光和手势交流的热情。本来工厂为山科配了一位日语翻译，但山科让翻译跟着来厂的另外几个专家，自己坚持自学汉语，有时候一个词白川得向山科用手势比画好多遍。山科很刻苦，随身还携带着一个日汉词典，边讲边看，提高得很快。周末白川陪山科和几位专家去逛书店，山科的汉语水平令那几位专家目瞪口呆。一次，厂里安排几位

外国专家去省城和西线几个景点观光，山科非要拉上白川不可，当时快到年底，车间生产正忙，白川便向康主任请了事假，陪山科去了。结果到了秦始皇兵马俑门口，一张门票几十块钱，白川暗自吃了一惊，掏钱买票时被山科拦住了。山科不明白白川陪专家团出来，怎么还自己掏腰包。白川说，自己请的是事假，不属公派，门票当然要自己承担。山科很受感动，指着白川向陪同来的厂办吴主任连连竖大拇指。后来，白川调到厂办后，还收到山科从日本寄给他的一张贺卡。白川能顺利地调到厂办，当然得力于康主任的帮忙。当时生产线上人手很紧张，厂长根本不同意人事科下调令，康主任便让吴主任打着全国某次人口普查借调白川的幌子，把他从车间借调出来。虽然康主任一再向厂长推荐想正式调进白川，但厂长却迟迟未表态。在为外国专家送行的宴席上，山科也向厂长推荐白川，厂长正在兴头上，喝得满面通红，当即一拍脑袋，说，日本朋友的面子我一定给。第二天，调令果然就下来了。但这些工作变动的内情，白川并不清楚。他总以为厂长用他，是因为他的才能。后来是吴主任告诉康主任，厂长迟迟不让人事科下调令的原因是市上某位领导的亲戚的子女想来这儿。白川也确实没有辜负康主任和山科远宏的一片苦心，他很快成了厂里的一支笔。他写的材料在省市屡屡得奖，他写的讲话稿，思路清晰，语句精炼，有很强的鼓动性，深得厂长的喜爱。这时候，康主任和吴主任趁机建议想给白川提个副职，结果遭到厂长的反对。厂长说，提了白川，谁来写材料，一句话问得康主任和吴主任哑口无言。厂长说这就叫人尽其才嘛。厂办每月还编印一期《长兴电器》简报，主要反映工厂内部新闻以及国内同行业信息，因为简报属同行及内部交流资料，每期除送领导外，还发放到各部门，虽然发放范围有限，但却是一份内部权威刊物。厂办吴主任亲自抓，白川调来后，吴主任便把办简报的工作交给了他。白川虽然不是中层干部，却因为办简报采编信息的原因，每周也参加工厂召开的中干会。那时候，全厂一共只有30多个中干，年龄都比他大好多，他坐在他们中间，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新提拔的最年轻的中干一样。除了在简报上刊发厂内的一些重大新闻和有关行业技术信息外，白川自己还撰写论文和文学作品不时署名刊发，有些文章被同行业内刊和一些媒体转发，他的大名与长兴电器总厂一起频频出现在报刊杂志上，他成了工厂一个无形的招牌。虽然他没有自己的名片（一般厂里中层以上干部才有资格印制名片），但他已是企业的一个名人了。

康英进厂后，他和她见面的机会也就多了，但两人见面却低着头始终无话可说。白川调到厂办当了秘书后不久，康主任便约白川去他家吃了几次饭。他一想到康英的裸体，就心跳加剧，羞愧难当，但还是硬着头皮去了。康主任两口子从心眼里喜欢白川，在做通了女儿的工作后，一次，康主任直截了当地问他喜欢不喜欢他女儿。白川身为一个刚刚进城的农家子弟，哪有不喜欢城里女孩的道理，他忙不迭地一个劲点头。那天他被康主任叫到车间主任办公室，办公室窗外的阳光白得刺眼，窗前的衣帽架上挂着两顶工作帽，工作帽投在地上的影子让他联想到康英那对硕大丰满的乳房。他连连点头。康主任说，那好，不过，你得答应我一辈子对她好，一辈子不要辜负她。白川仍然一个劲地点头。他们两人的终身就这样定下来了。康英后来也打趣说，她之所以嫁给他，正是因为他看见了自己的乳房。

就在两个人第一次约会的那天，白川却因为有外事接待任务耽搁了时间。白川记得那是一个严寒的冬天，天上飘着雪花，地上白茫茫一片。康英很早就梳洗打扮，化了淡妆，精心挑选了一件蓝色的薄呢子大衣，外面围了一条白色的围巾。那一阵子正在热播一部日本电视连续剧，白川感觉康英那身打扮再加上那副眼镜，很像一个日本女中学生。康英在公园的一个古香古色的亭子里等他，足足等了一个多钟头也没见到他的影子。她一下子心灰意冷到了极点，第一次约会就迟到，这样的男人还靠得住吗？正当她坐在亭子里生闷气的时候，白川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进来。他的衣服和头发上落了一层雪花。他结结巴巴地解释，来了几拨客人，他刚陪客人参观完博物馆。他原打算取消今天的约会，但又无法告诉她，只好让她坐在公园里等着。她感觉很委屈，禁不住泪如雨下。她一时也搞不清自己为什么而哭，为谁而哭。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白川急得抓耳挠腮。

“你真的喜欢我吗？”她问。

“真的喜欢。”

“你喜欢我什么呢？”

“什么都喜欢，只要是你的。”

“那你答应我，永远不要骗我。”

“我答应。”

“永远对我好。”

“我答应。”

“永远爱我。”

“永远爱你。”

康英取下自己的眼镜，微微地闭起了眼睛。白川却仍然不知所措地站着。

“你还等什么呢？”她问。

“我可以抱你吗？”他想进一步确认。

康英轻轻地点点头。白川笨拙地抱住她，抚摸她的后背和头发，继而亲吻她。她紧闭双眼，被动地配合着他的嘴唇……那天他们很晚才回家。康英后来告诉白川，那天夜里她失眠了，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睡着。

此刻康英的乳房似乎被白川捏痛了，她皱着眉头，把白川的手从胸前拿开。

“我又要迟到了。”白川边说边穿衣服。

他一旦从睡梦里回到现实中来，头脑里便充满了琐碎、杂乱、紧张甚至有些绝望的感觉，似乎是为了尽快从这些心绪里挣扎出来，他忙披衣下床，“刷刷”两下拉开窗帘。

初春的晨光顷刻间扑了进来，照亮了昏暗的房间。窗外来往车辆的隆隆声里合着摊贩的叫卖声不断传来，一曲高亢的秦腔噪音突然盖过所有的声音，渐渐远去，融入另一片喧闹声之中。关中平原上一座古老城市平静而温暖的一天就这样宣告开始了。

- 2 -

白川的妻子康英小白川2岁。她是个典型的关中女人，脸盘、眼睛、鼻子和嘴巴长得很有些男人气。在厨房里，她很快为他准备好早餐：面包、果酱和袋装的鲜牛奶。牛奶是给儿子一同订的，一天一袋，一同送到康英父母家后，白川便享用。

坐在餐桌前，白川边吃边回想自己梦中的事情，想起在梦中追赶自己的那个女人。梦中的那个男人其实是真实的他：放纵，没有责任、道德和良心。和现在相比，他更喜欢过去的自己：努力想有所作为，是妻

子、儿子、朋友、父母亲、上级以及整个社会所熟悉的一个英俊、敬业、正直、诚实、善良、有责任心的优秀男人。

假若有人问他的幸福生活是从何时开始的，他自然会把这段时间划归为进城上班。他有时把这个变化称为自己跌进了一个与他以往生活大相径庭的万花筒里。他在农村度过的孩提时代非常的贫穷，尽管他现在从不向人提起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全家人一周分一块饼子吃；弟兄三个分割一块橡皮，他是老三，衣服和鞋子永远都是两个哥哥穿过的。家里除了他，其他人都没有上过高中，他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只能算中上等。只是在高考的时候鬼使神差地考上了财经学校（康英管他这一关叫瞎猫撞了个死耗子）。不过，即使现在，他都有危机感：他没有高学历可以吹嘘，没有优越的家庭背景可以依靠，更没有过硬的社会关系可以利用，他甚至在这座城市里找不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朋友。所以，当本身还底气不足的时候，他怎么能够在社会上盛气凌人和妄自尊大呢？因此，当他一个人走在大街上的时候，当他透过公交车的玻璃窗眺望这座城市的时候，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就会问自己——我对这个世界做了什么？

白川很快吃完早餐，提起他的公文包准备出门，忽然听见从厨房传出来的妻子的声音。

“听说天然气又要涨价，我们再买一些吧。”

“不会吧，国家正在搞西气东输工程，西部的地下天然气多的是。”

“等真涨的时候再买就来不及了，昨天建行代购天然气的窗口已排起了长队，现在买还不一定能买上呢。”

“反正我没时间。”

“我又没说让你去买，你一出这个门，就像卖给了资本家，屋里遭劫了，也会不闻不问。”

“哪有那么玄乎，我给咱创造，你给咱持家，在这个拥有三个公民的60平方米的空间里，你说了算，你还不满足。”

“别贫嘴了，你一天到晚不沾家，我怎么满足。”

“好好，我今天一定按时回来。”

“说真的，我不在乎你能挣多少钱，也不在乎你能当多大官，我只想你能常在我和孩子跟前。”

“我知道，我知道。”

“别忘了，多穿点衣服。”康英站在过道里帮着他穿上外套，两个

人草草地相拥了一下，还没等他吻她，她便蹲下身开始整理散放在地上的拖鞋。

每次回家里过夜，就像住店一样，匆匆忙忙，跟妻子见面或告别也像与南妮约会似的争分夺秒，但无论怎样，妻子是非常爱他的，毋庸置疑，她对他一片赤诚，他很感激妻子为自己所做的一切，然而妻子的直率和真诚与他的所作所为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早啊！”在生活区门口，看门的梁老头从门房的窗口探出白发苍苍的脑袋，向他打招呼。

“你早啊！”他朝梁老头点点头。

生活区围墙外面是一个自由市场，虽然热闹声一阵高过一阵，但一出门，白川才发现外面冷冷清清，大多数的店铺还没有开张，卖菜小贩的机动三轮车驶过时，掀起一股恼人的灰尘。他在站牌底下打了一个喷嚏，冷风带着烤红薯的甜味儿迎面吹来。白川的家在西郊，也是一条公交线路的始发站，他就是由此乘公交车去公司，而去西线景点旅游的游客也都需要在这儿乘车。招徕游客的私营车司机，吆喝着劝外地人去旅游观光，他们像围攻猎物一样将一个个外来者团团围住，拎行李、搀胳膊，那股热情和率直往往将客人吓一大跳。他所在的这座城市是历史上的一座文化名城，仅古代帝王将相的陵墓就有上千处，那些高大的坟墓在大西北苍凉的原野上，随处可见，蔚为壮观。

公交车摇摇晃晃像还没有睡醒似的，时走时停。这难道就是那座拥有几千年历史的古城吗？白川坐在公交车里，望着窗外突然想起学生时代在书上读到的赞美这座古城一座宫殿的诗文“滔滔渭水穿流宫殿之间，犹如银河亘空。”“自是当时天地醉，不关秦地有山河。”而现在他看着那些楼房怎么看怎么像用泥巴糊起来的，冷风卷着纸屑在光秃秃的水泥马路上旋转，将那些拼命蹬自行车的上班族们吹得龇牙咧嘴，大大小小的汽车也被吹得满面灰尘，像刚从远方风尘仆仆地归来。已建成的和正在建设的楼房矗立在灰蒙蒙的晨曦里，巨幅的广告标语和男女影星们的玉照将楼群涂抹得五颜六色。街道又在扩建，站牌和印有各种广告画的广告牌埋在土堆里。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年代，什么都在变：道路越修越宽、楼房越盖越高、人的观念越来越新、思维越来越奇，而惟一直没有变化的是绕城流过的那条苍凉而古老的渭河，河水沿着宽阔的河床，缓缓流淌，水面被河床中间隆起的泥沙分割成许多溪流和水坑，远看像一只枯瘦的熏鸡。

“请给身旁的老人、孕妇和抱小孩的人让座。”车上响起了语音提示，白川发现在车门口站着一对颤颤巍巍的老人。可是座位上的人却没什么反应。

“凭什么？”坐在他前面座位上的一个小伙子说。

“请给身旁的老人、孕妇和抱小孩的人让座。”语音提示响起第二遍的时候白川站起来让其中一位老人坐在他的位子上。

“请给身旁的老人、孕妇和抱小孩的人让座。”语音提示响起第三遍后，白川发现在座位上的那些人纷纷把目光投向车窗外。

“在国外父子俩吃饭还各付各的账呢。”那个小伙子不以为然地说，“年纪大了去坐出租车嘛。”

再后来语音提示的结果是什么结果也没有。白川手抓车上的扶手心潮起伏。想当年，有个留学日本的热血青年，在电影里看到日本鬼子正在砍一个中国人的头颅示众，而围拢观赏杀人场面的却是中国人。这个青年悲愤交加，当即决定弃医从文，“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都是不必以为不幸的。”这个青年就是鲁迅先生。如果一个国家国民素质低下，个人钱挣得再多、国家经济再繁荣又有什么意义呢？白川思忖鲁迅先生当年弃医从文，他今天怎么就下不了决心弃商从文呢？他虽然学的是财会专业，可从小喜爱文学，偶尔还在报上发一两篇小豆腐块文章，他曾一度心血来潮，决定弃商从文，立志写一部警世檄文，让国人因之脱胎换骨。有一天，他在报上看到市文化宫招聘创作员的启示，便有些跃跃欲试。那天，他去面试。文化宫被一个肮脏的农贸市场和垃圾杂草围拢着，文化宫的大铁门则被一张巨幅的美容美发广告画覆盖，广告画的最底下标有一个不起眼的红色箭头，写着“文化宫向右50米请走侧门”几个字。他推门进去，里面是一个相对安静的四合院，四合院里到处堆放着已完成宣传使命的展板、广告牌和各种道具，像一个废旧文化用品收购站。

白川在报到处认真地填了一张登记表，接待他的是一个50多岁一脸病态的“苍白男人”。他翻了翻白川的简历，仔细观察他的相貌，甚至抓起他的左手，观看手上的纹路。白川纳闷招聘创作员怎么还要看手相。“苍白男人”对白川的文章大加赞赏，并当即表示愿意介绍他加入作家协会，填了表，交了相片留下联系方式，“苍白男人”便时常联系白川参加市里举办的各种创作会，名目繁多的作品研讨会和改稿

会。并很快为白川办理了市作协会员证。一来二往，白川便知道了“苍白男人”姓杨名柳风，是市作家协会里的一位重量级人物，也是当地的一位名流。在选拔创作员时，白川发现杨老师对他似乎特别关照，在众多报名的应聘人员中，把他作为作协招聘的头号对象，这让白川受宠若惊。只是他有些不习惯杨老师看自己的目光，那目光热情之中带有几分痴迷，像一个在病房里看见来访者的患者，还有就是每次杨老师喜欢和他握手时捏他的手，他的手几乎被他捏痛了，最初他把这些看成是杨老师对自己的关爱，但随着接触次数增多，他发现杨老师似乎在向他暗示某种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一时又说不清楚，反正那东西就在他身上。一天晚上，杨老师突然打电话让他去拿一份合同，显然是关于他应聘创作员的合同。他吃完晚饭兴冲冲地来到杨老师的家里。那是一栋古老而阴暗的楼房。黑洞洞的楼道，陡峭的台阶和粗糙简陋的楼梯扶手，让人联想到城市里的拆迁户和过渡房。敲开杨老师的房门，他吃了一惊。杨老师穿着一件白色的睡衣，腰里束着一根带子，睡衣的领子竖着。屋里一片狼藉，书桌上亮着一盏昏暗的台灯，房间很小，地上堆满了书。那是一个夏天，房间里却门窗紧闭，就连窗帘也拉得严严实实。主人像怕光似的隐在黑暗里，气氛令人窒息。杨老师递给他一张表格，并让他坐在沙发上，沙发像一张蜘蛛网，当他坐上去的时候，中间陷下去一个坑，像一个卡子似的将他卡住。

“填了这张表，你就是专业作家了，”杨老师拍拍白川的肩膀说，“其他的事情我去办。”

“谢谢杨老师。”白川连连道谢。

“不客气，不客气，咱们以后就是同志加同事关系了。”白川听人讲有些同性恋将对方称为同志，他不知道杨柳风会不会把自己也当成同性恋了。

“你感觉我的房间怎么样？”杨老师拉住他的手问，

“感觉像歌舞厅，你为什么不开日光灯呢？”白川不解地问。

“我喜欢在这样的气氛里和你交谈，神秘、刺激、富于幻想，你一看就是个好同志，不知我们两个今后配合得怎么样？”杨老师说话间又开始捏他的手。

“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白川感觉身上直起鸡皮疙瘩。

“相逢何必曾相识，”杨老师抚摸着白川的手臂，情意绵绵地说，“有缘千里来相会啊。”

“请你别这样，你这是干什么呀。”他想抽回自己的手，对方确实把他当成了他的那个“同志”了。

“教你体验生活呀，”杨柳风脉脉含情地问他，“你现在有没有感觉？”

“我感觉想吐。”白川猛地站起来气乎乎地说。

“你连这点体验都没有还能搞什么创作呢？”杨老师嬉皮笑脸地说，“来吧，你不是想报答我吗？”他说话间松开睡衣的带子，在昏暗的灯光下，他那苍白的保养得很好的裸体让白川一览无余。

“我才不要当这样的作家呢。”白川像躲避瘟疫似的逃出了杨柳风的家。他感觉自己像吞了一只苍蝇。

那天回家后，白川把自己的见闻告诉给康英和她父母亲。大家面面相觑，各抒己见，最后由康孝忠宣布看法和意见：白川是吃饱了撑的。后来他把自己对文学的热情转向网络，目前，他在几家文学网站已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和一大批读者。只要署名为“遁入雪原”的作者的作品一上网，网友们争相献花，好评如潮，人气很旺。他一直将自己的个性空间设定为封闭状态，虽然许多网友发鸡毛信和帖子，甚至告诉他自己的QQ或PP号码，希望和他交朋友，但他都视而不见，只要自己的作品能发表，而且反映不俗，他就满足了，他认为冒昧地去和网友聊天或约会是中学生干的事情，网友往往是“见光死”。白川在网上发的第一篇作品是一个叫“阳春白雪”的社团编辑编排并推荐发表的，当时，他并不知道她是南妮的同父异母妹妹南喃，因而，他对“阳春白雪”很有好感，逢年过节，他还特意向她发帖子问好，而她则常常把他的作品作为当日精品文章推荐到网站的首页上。

“从后门上来的请自觉到前面来投币。”车一进入闹市区，人一下子多起来，有些人一着急，从后门上了车。“你投钱了吗？”司机盯着已被乘客挤到他跟前的白川说，“刚才我怎么没看见你投钱。”

“我是月票。”白川说。

“麻烦你拿出来。”

白川气不打一处来地在口袋里去掏月票，可他掏了半天竟没找到，再摸摸其他口袋，也没有。他这时才意识到在车上挤来挤去月票可能挤丢了，要不就是被小偷偷了，因为他刚上车的时候月票还在身上。

“对不起，我的月票丢了。”

“那请补票吧。”司机不假思索地说。

“刚上车时我给你看过了。”

“刚才才是刚才，现在我查票。”

“原来那个司机师傅认识我，所以我有时候也不用拿出来。”

“我又不是他。”

白川只好照办了，他为自己丢了月票感到害臊，不就一块钱嘛。他在皮夹子里翻了翻，却发现除了两张 100 元和一张 50 元的钞票外，竟没有零钱。

“我没带零钱。”白川抽出一张 50 元的钞票说，“你能不能找开。”

“我没钱给你找，也没这个义务。”

“那怎么办？”

“要不你投进去，要不你马上下车。”

“你怎么这么说话？”

“你到底是投还是下？”司机将车靠在了路边。

车上有人气哼哼地嚷嚷：“下也得让交了罚款，别看装得人模人样的，谁知道是不是小偷。”

“把那个瓜坎（傻子）撵下去。”

“走不走啊，还赶点呢。”

白川只好硬着头皮将 50 元的钞票投进了投币箱。他又气又恼地想，早知这样还不如打的呢。

过了一片厂房林立的工业区，乘客一下子少了。白川在车上终于找了一个空位子坐下来。有人在座位上丢了一张报纸，白川拿起报纸看了看，原来是一张家庭婚恋专刊：婚姻和外遇相伴而生；避免家庭悲剧的重演；外遇：不可原谅的罪过；婚外情：婚姻的沼泽地。报上刊登了一份对已婚者调查婚外情的问卷：追求新奇刺激、生理需要、感情需要、婚姻的调味品。

我是为了什么呢？他不由扪心自问，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千疮百孔吗？

他合上报纸，把它丢回座位上，索性打开手提包，拿出一份策划书，边看边琢磨起来。

白川学的是财经专业，分到企业后却一直干的是文秘，厂长喜欢拍马屁的，白川虽然明白这一点，可就是不屑于这样做，虽然工作干得风风火火，但却日复一日地干着厂办秘书的工作，工厂干部提了一茬又一茬，他似乎成了局外人。长兴电器总厂建成投产还不到十年就开始走